



八十年前「粵港大營救」重現舞台

話劇《東湖旅店》 抒發家國情懷 呈現胞族濃情

一次驚心動魄的營救，一齣懸念叢生的大戲，一段香江往事，一腔愛國濃情。3月31日晚，由著名演員聶遠領銜主演的話劇《東湖旅店》在北京順義大劇院迎來首演。整場演出以抗日戰爭時期廣東惠州的「東湖旅店」為時空坐標，以「一齣意外的命案」為線索，生動再現了中共地下黨員從香港營救文化界人士及愛國民主人士的秘行行動。近日，香港文匯報對話劇《東湖旅店》導演及劇中主人公原型後代進行了採訪。他們均表示，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夠看到這段歷史，也希望廣大的香港同胞能夠透過這部作品，重溫這段難忘的故事。據悉，該劇在北京首輪演出後，4月中旬赴惠州演出5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北京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夜幕之下，黑影搏殺。一人暴斃，殺手遁形。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廣東惠州著名的東湖旅店裏，一起突發命案讓這裏瞬間籠蓋上了懸疑詭譎的氛圍。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軍官、中統軍統特務、僑界名流、日本敵特，一時間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密室殺人」。與此同時，在各路敵人的密切注視下，中國共產黨能否成功將轉運自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營救到平安地點，也成為舞台上所有人心最關切的焦點。

小旅館 大事件

《東湖旅店》的布景極具氛圍感。大幕拉開，中式的藤椅、西式的沙發、精緻的首飾盒、貴氣的高腳杯，一座帶著濃郁廣府風格的旅店瞬間映入眼簾。儘管充滿着小情調與小味道，但旅店外面的世界卻風雲激盪。這種強烈的反差感也很快抓住了觀眾的心弦。

1941年冬，日本侵略軍向九龍新界發起猛烈攻擊，香港淪陷，光華璀璨的「東方之珠」頓時陷入無盡的黑暗。眾多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被困於香港，危在旦夕。在命懸一線的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營救行動。一場由周恩來親自指揮的「粵港秘密大營救」在中華大地上悄然上演。後來，這場規模宏大的行動更被茅盾稱作「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舞台上，聶遠扮演的羅衡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明面上，他以東湖旅店東家的身份作為掩護。本來，

當天轉運愛國人士的計劃都很順利。但由於黨內同志遭遇意外，以及東湖旅店內的突發命案，使得事情的走向變得撲朔迷離。羅衡既要在各路敵特分子中間周旋徘徊，又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找出真兇，更要按照原計劃把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送到安全地帶。

主旋律添新元素

「粵港大營救」是一段緊張刺激的歷史事件，也是一個典型的主旋律題材。但在《東湖旅店》中，觀眾卻可以看到很多「新元素」。比如，年輕演員帶來的青春感，劇情被揉碎重組後帶來的新鮮感，以及音樂、舞美精巧配合帶來的審美感。

《東湖旅店》導演馬達在演出現場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個故事是一次偉大的營救工作，這個歷史事件也展現了國家文化傳承的不凡歷史。但是在八十多年後重現這段史實的時候，我們就要考慮怎麼讓今天的觀眾，特別是年輕群體，喜歡去閱讀這段故事。「在處理故事情節的時候，我更有意識地擺脫傳統敘述的束縛，也更多地邀請年輕演員加盟，就是要做到教育性和市場性的結合。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夠看到這段歷史，也希望廣大的香港同胞能夠透過我們的舞台，重溫這段難忘的故事。」

故事結束時，聶遠扮演的羅衡成功完成了營救任務，一批又一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也得以在內地繼續發揮他們在抗日救國進程中的光和熱。演出結束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



◆《東湖旅店》中亦有大時代下個人的溫情。



◆《東湖旅店》中的人物飽含深情。



◆話劇《東湖旅店》

聲。很多觀眾久久佇立，不願離去。也許，讓他們懷念的不僅是一齣扣人心弦的大戲，更是作品所激發出的家國情懷和胞族之情。



◆話劇《東湖旅店》講述驚心動魄的營救故事。

東湖旅店已成大灣區愛國教育基地

回撥時光的指針，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鄒韜奮、茅盾等愛國文化人士先後輾轉到香港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一時間，香港成為群英薈萃、人才濟濟的抗日文化中心。日軍佔領香港後，大肆搜捕這些愛國文化人士，他們甚至還在戲院、影院中打出幻燈告示，直接點名夏衍、蔡楚生等人。

彼時，中國共產黨毅然肩負起了營救民族文化精英的重任。1941年12月，周恩來兩次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並作出指示「應將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於是，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計起，到1942年夏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通過

水路、陸路共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等800多人，沒有一人遭遇意外。其中，茅盾、廖沫沙、韓幽桐、胡繩、張友漁、鄒韜奮等途經惠州，大部分入住的就是東湖旅店。

話劇《東湖旅店》講述的正是那一晚在小旅店裏驚心動魄的營救故事。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上塘街70號，東湖旅店，一座三層青磚樓房，如今依然默默矗立，彷彿在訴說着那段難以忘記的過往。光陰荏苒，硝煙已散。如今，這裏已經成為「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亦是粵港澳大灣區十分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羅衡」原型後人：希望今人從歷史中汲取力量

在《東湖旅店》首演現場，一位特殊的老年觀眾全程認真地觀看，陣陣思緒不時地撥動着她的情緒。這位老人就是當年廣州軍區副政委盧偉如的女兒盧新天。而盧偉如正是話劇《東湖旅店》中故事主人公羅衡的原型。

演出結束後，盧新天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一篇名為《護送茅盾出惠州》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盧偉如當年口述完成，後經人整理刊登在1985年的《星火燎原》上。文章中特別講述了盧偉如營救著名文化人士鄒韜奮的諸多細節。

「當時，日本兵的飛機經常來轟炸，而城裏的國民黨特務也經常突襲搜查。為防不測，我愛人葉景舟和另一個地下黨員塗夫同志，每天一大早領着韜奮到野外隱蔽，午餐在外邊吃乾糧，到天黑了才回到住處。」盧偉如在文章中說，葉景舟的身份是「香港老闆的太太」，塗夫的身份是

「皮革商人」，他們陪着化名為「香港商人李尚清」的韜奮，到野外「遊覽」，即使碰到國民黨特務，也不容易引起懷疑。

文章還寫到，「他們有時泛舟惠州西湖，假作遊人；有時謁拜山中古寺，裝作香客；有時乾脆到密林叢中，席地而坐，每當四周無人時，韜奮就給景舟和塗夫講評世界大事，分析社會動向，還手拿國民黨的報紙邊批判邊諷刺，把國民黨頑固派的虛偽腐敗的本質，揭得入木三分。當時韜奮的身體很虛弱，經常咳嗽，但他卻精神奕奕，談笑風生，總是那樣爽朗、樂觀，使陪同他的兩位年輕人也深受感染。」

盧新天對香港文匯報說，今天看到這齣話劇，彷彿自己又回到了父親憶述歷史時的情景中。「我希望今天的人們能夠銘記那段歷史，更希望年輕人能夠從歷史中汲取營養與力量。」

沒有偶像包袱的偶像級人物

本屆香港藝術節邀請了新出爐的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來港獻藝，何況還是位華裔青年，人未至就已經紅得發紫了：他的兩場音樂會不僅一票難求，入場的觀眾也是興高采烈，一種與有榮焉的氣氛瀰漫大廳內。

然而他走出場來，帶着一絲腼腆又頑皮的笑，與時下的青少年並無二致，暗紅的臉色更像是一個喜歡戶外運動的人，與以往那些古典音樂人的文靜白哲毫不相干，因而使觀眾立時感到一種親切感——恍如一個優秀的鄰家大男孩。只見他坐下後，不慌不忙彈起了一首蕭邦早期的有馬祖卡風格的迴旋曲。此曲雖然滿載的感情成分不多，但是在馬祖卡舞的律動節奏中同時展示迴旋曲的流動順滑，充分顯現了十六歲的蕭邦的不凡天賦。劉曉禹的指法嫺熟，尤其其他的兩隻尾指時時翹起，宛如在琴鍵上跳着曼妙的舞姿。可惜此曲畢竟太過冷僻，聽不出他對蕭邦音樂有多少的掌握和表現。

接着便是重頭戲，蕭邦的《降B小調第二鋼琴奏鳴曲》。此曲自1839年首演以來，就是對蕭邦內心世界的重要披露和探索，可以說是蕭邦作品中最為雄偉悲壯的一座方尖碑，兩個世紀以來，無數的鋼琴界名家大師都通過此曲向蕭邦獻上了致敬的心血和印記。劉曉禹對《第二鋼琴奏鳴曲》的讀譜，在同輩中當然是佼佼者，對樂思的把握很準確，在動態和強弱對比上也很成熟，這使他在整首奏鳴曲的演繹上十分緊湊和完整，唯一可嘆的是他缺少獨樹一幟的奇特性，而他演奏的強響是那樣至陽至純，則顯示他可能在蕭邦的陰柔之上，

更會是一個集大成者的炫技派。

果不其然！下半場的拉威爾的作品《鏡》，他演奏得就更為精彩。他不像某些人，在蕭邦大賽獲獎後，就以蕭邦音樂的代名人自居，明明貪玩貪飲，也要拉起臉孔扮憂鬱。劉曉禹是真名士顯本色，拉威爾的《鏡》在他指下，光華湧現，晃晃然光彩流動，似泉水潺潺而出，若醞釀醞然醉醉，令我太息嘆之，不期然遇到平生所聞的絕頂琴聲，竟是這年方二十五許，毫不雕琢做作而又美妙不可方物的彈琴者所奏！實足浮一大白也！

可惜最後一曲的《唐·喬望尼的回憶》又走向了硬技巧的層面，這實際上是一種音樂上的降維——恍如三維降落到二維。或者在鍵盤的角度看這是一首有難度的作品，適合壓陣，但在藝術高度和聽覺的新穎度上，這首並不算高明的改編曲就不能和《鏡》相比了。所以儘管劉曉禹彈得滴水不漏，我也感到排曲不當，略失風采。幸好他安歌了三首，讓音樂會到達高潮。

今晚是劉曉禹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的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指揮由另一位青年俊才吳懷世擔任。吳的指揮我還是首次欣賞，他的身手輕靈柔轉，流溢着青春的光彩，可貴的是他舉重若輕，比鉅細無遺的廖國敏更富呼吸自如的空



◆劉曉禹攜手香港管弦樂團，在早前的香港藝術節獻上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演奏會。香港藝術節提供

間，於是蕭邦的音樂展現出鮮花遍地的仙境幻象。劉的演奏沒有他在蕭邦大賽的細膩專注，大抵是輕舟已過萬重山，有種信手由韁的放鬆和痛快酣暢了，但他同時也展示出雄厚的演奏實力。

不能不佩服的，是劉加奏的兩首返場曲。第一首是蕭邦的一首夜曲，音樂忽然沉靜下來，穿過朦朧的夜色汨汨由遠而近，然後給夜晚帶來一股溫暖的纏綿，再由近而遠，消失在幽明而留有餘溫的夜色中……

正當我仍流連在《夜曲》的纏綿中，劉曉禹突然又加奏了李斯特的《鐘》，從點點閃爍的清脆鐘聲開始，音樂漸次加快加響，直至最後到達匪夷所思的電光火石的迅捷和聲如洪鐘的境地！當這兩種聲效如同瘋狂烈駒失控奔馳起來時，我反而感受到內心的平靜和舒適了。因為這才是劉曉禹內心本我的迷現！

文：蕭威廉

周末好去處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展覽「百樣玲瓏——卡地亞與女性」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博物館）即日起呈獻大型特別展覽——「百樣玲瓏——卡地亞與女性」，展出約300件從十九世紀至今的卡地亞藝術珍品。

展覽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劃主辦，獲卡地亞支持，旨在探索女性與珠寶之間的密切關係和精彩故事。展覽亦同時聚焦中國藝術以及世界各地藝術對卡地亞在珠寶設計的啟發，部分展品更闡釋了中國藝術對環球女性生活方式和時尚的影響。

此次展覽三件代表性的珍品即日登場。其一為卡地亞於1928年製作的中國風格化妝盒，作品靈感來自路易·卡地亞（1875—1942年）伉儷收藏的一件清康熙五彩庭院仕女圖瓷盤。另一珍品為卡地亞首位女性創意總監貞·杜桑（1887—1976年）於1949年設計、為溫莎公爵夫人（1896—1986年）所珍藏的美洲豹胸針，象徵力量、勇氣及自主。這枚胸針不



◆中國風格化妝盒。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

但是杜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亦從此改寫了珠寶對女性的意義，美洲豹更成為卡地亞的標誌性圖案。最後一件展品印證了中國文化對卡地亞珠寶的啟發，是美國社交與時尚名媛芭芭拉·赫頓（1912—1979年）於1933年結婚時獲贈的卡地亞項鍊，其所用的翡翠正是中國裝飾藝術中常用的名貴寶石。赫頓後來更再委託卡地亞製作一枚與項鍊相配的翡翠戒指。

日期：即日起至8月14日
地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展廳8

「失重」：張曉剛個展

作為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張曉剛的藝術始終植根於人們的內在體驗，從自身的生命意識中激發真正的創作源動力，描繪內心空間的圖騰。此次《張曉剛：失重》展覽將展出藝術家近三年的新作，並以最新的布面畫系列《光》為主線。對張曉剛來說，他所選擇描繪的對象或物品總與他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關。在《光》系列中，藝術家細膩地描繪了光的朦朧及寧謐，卻沒有顯現出光的來源，揭



示了安靜而平凡的物品也能散發出屬於生命體的意志與欲求。

日期：即日起至5月4日
地點：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12樓 佩斯畫廊